

沈水漫笔

萧村 著



南 岛 出 版 社

沈水漫笔

萧村 著

南島出版社

书 名:《沈水漫笔》

作 者:萧村

出 版:南岛出版社(Nan Dao Publisher)

地 址:香港铜锣湾骆克道 451 号骆克大楼 7 字
7/F 451 Lock Hact Road, Hong Kong

电 话:852-94875430 传真:0852-22956588

规 格:32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印 张:10 印张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962-87520-9-X

定 价:人民币 20 元 港币 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李君哲(1930—)笔名萧村、夏青峰、李子核、雁翎等。新加坡、马来西亚归国华侨。祖籍福建省晋江市池店镇新店村。

在新、马华校任教期间,因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被英国殖民统治者逮捕入狱,关押于马来亚怡保集中营。1950年底被驱逐出境,返回新中国。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沈阳石棉水泥制品厂担负企业管理工作达25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相继任辽宁省计委经研所、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对外经济研究室主任等职。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和东盟国家经济为其研究主业。成绩较好,曾获中共中央统战部、辽宁省委统战部、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省政府侨务办公室、辽宁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等的多种奖励。业余时间长期坚持以国内侨界海外华社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为知名的归侨作家,辽宁省作协和中国作协会员。

离休后担任经济信息机构的编辑工作至今。现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理事、辽宁省华侨历史学会顾问、辽宁省直机关三胞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前 言

浑河，关东名城沈阳的母亲河，昔日称为沈水。我祖籍闽南，新、马归侨，却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单身只影来到沈水之滨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沈水之滨，我与辽宁姑娘喜结良缘，成家立业，生男育女……弹指一挥间，扎根沈阳迄今已有五十余载了，我完全成为母亲河培养的数百万儿女的一分子。

在沈水之滨，我遍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在建材企业的二十五年里，我由一名初出校门的综合统计员逐渐成长为沈阳市国营工业先进统计工作者、能指挥生产的车间主任和总调度、懂经营管理的厂部办公室负责人，对这个中型国营工厂连年超额完成8项计划指标尽了绵薄之力；曾自愿下放到虎石台公社歪树子生产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与修筑水坝改旱地为水田，让老乡笑逐颜开地享用自种的东北大米；“文革”岁月，因自己所谓“站错队”，被掌权的对立派，诬加上“海外关系不清”、“英国特嫌”、“现行反革命”等莫须有“罪状”，并私设公堂严刑逼供，违法乱纪地关押我七个多月之久。我永远不会忘记“四人帮”及其在辽沈地区爪牙们对一个抗英反蒋的海外赤子的残酷

迫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东风吹遍了华夏大地，海外关系“黑包袱”也变成了“好东西”。由于挚友佟德仁的推荐，我有幸调辽宁省计委经济研究所、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任处级研究员、对外经济研究室主任。虽是无权无钱的“清水衙门”，但也算是“七品芝麻官”了。俗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任职以后，尽管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能恪尽职守，如与局级研究员合作，提交我省第一份《辽宁现代化规划》；参加闻世震同志（时任省长助理）率领的辽东半岛各市县调查组，并最先呈报《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报告》给省委和省政府。这些调研活动，对省领导的有关决策，都起了应有的咨询参谋作用，其中，也包括我的一分光和热。此外，我还以研究华侨华人经济和东盟国家经济为主业，也略有收获，如有篇关于印尼华人经济现状的文章，刊于由中国社科院、人民日报等部门主办的“机密”级的《世界经济调研》上，于中国、印尼复交前夕，呈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参阅。有何作用？不得而知，但可见拙作并非一束废纸也。

在沈水之滨，我已度十七年左右的离休生活。凭借母亲河的特殊照料，我离而不休。在漫长六千二百多天里，白天我相继为两家民营企业“打工”，切身体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喜与忧；业余时间仍笔耕不

辍,除了出版文学、经济、侨史领域的专著十部之外,还为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和香港南岛出版社编校了十四本书,合计总字数约六百万之多。更堪以自慰的是,我在2002年元旦至2005年元宵节的三年多的夜晚与双休日完成七十万言的长篇小说《故园寻梦》,时年已逾古稀了。这不是奇迹的“奇迹”,应归功于和谐的社会环境,应归功于关东父老的支持,应归功于沈水对我这个“南蛮子”的滋养哺育。

我两袖清风、家徒四壁,无以答谢母亲河的恩重如山。谨将第十八本集子命名为《沈水漫笔》,聊表回报寸心。

萧村(李君哲)2007年国际劳动节急就
于沈阳市松花江街寒舍

目 录

缅怀亲情乡谊

1、人当暮年倍思乡	2
2、故乡新店之忆	8
3、积财千万 无过读书	13
4、阿母的一生	21
5、文学：终身伴侣	40
6、两代女孩在我家	75
7、我们教育孩子的点滴体会	78

旧文近作拾遗

8、“不管部长”(短篇小说)	81
9、霹雳河畔(短篇小说)	92
10、不平静的秋夜(短篇小说)	110
11、在马来亚被捕记(报告文学)	127
12、在狮城的日子(报告文学)	134
13、马华文学知音人(人物素描)	146
14、春蚕风范 蜡烛情怀(人物素描)	150
15、矿场之夜(散文)	158
16、疯汉(散文)	162
17、义海恩山(散文)	166
18、毕生写侨界 无怨又无悔(散文)	169

19、癸亥中秋寄语宝岛(旧体诗)	175
20、献给三兄弟(新诗)	176
21、知难而进 继往开来(总结报告)	177
22、实践“三个代表”努力拓展海外联谊工作(论文)	182
23、文星陨韩江——悼韩萌兄	193

拜读华章感悟

24、鲁迅先生指引我为人做文章	199
25、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一瞥	206
26、盛世阅华章 ——《祖籍晋江海外作家作品选》读后	217
27、值得大书特书的人 ——拜读《爱国者王源兴》	228
28、荟萃精品 增光文苑 ——读《白寒作品选集》	239
29、独辟蹊径 喜获丰收 ——钦鸿的《遥望集》读后	243
30、真情硕果 艺术结晶 ——读刘少卿的《流动岁月的年轮》	248
31、功在千秋的奉献	252
32、烈火炼真金 ——《在英殖民地马来亚狱中》代序	250

师友指点是非

33、方修：对萧村在新、马文学创作的评论	259
----------------------------	-----

34、彭志恒：论萧村	261
35、连志丹：谈萧村小说的本土性	268
36、骆明：萧村——40年代马华文学史上著名的 散文家和小说家	272
37、孙爱玲：评《柔佛海峡两岸》（即《椰子肥 豆蔻香》） ..	274
38、韩萌：介绍萧村新著《柔佛海峡两岸》	283
39、单复：萧村和《柔佛海峡两岸》	287
40、潘亚曦：千秋万代仰丹心	289
41、单复：情系新加坡	292
42、马崙：典范归侨作家——萧村丰收	296
43、单复：侨胞的心声 （序萧村著中篇小说集《侨乡人家》）	307
44、刘文玉：魂萦南洋情未了 （序萧村著散文集《魂萦南洋》）	310
45、张楚琨：序李君哲著论文集 《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	315
46、报道萧村新著长篇小说《故园寻梦》出版消息	317

缅怀亲情乡谊

人当暮年倍思乡

夜读南唐·李煜的《子夜》，“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的名诗佳句，引起身居山海关外游子的绵绵遐思。

那是上世纪的四十年代，闽南侨乡兵荒马乱，官匪横行，米珠薪桂、民不聊生。我是师范毕业生，执教于雁山小学，也时时刻刻面临被“抓壮丁、当炮灰”的厄运。于是目不识丁的寡母，卖掉作为唯一生计的三亩左右的旱地当盘缠，忍痛抑哀地让我——李家的独生子“过番”去。

记得六十年前一个荔枝挂满绿叶间的清晨，缠过脚的、瘦骨嶙峋的妈妈，手扶“三间张仔”的黑门板，目不转睛地盯着亲骨肉一步一回头地离家。当我的身影被莲池头那遮天蔽日的百年榕树挡住时，听见她悲痛嚎哭旋即伤心啜泣，我的心有如锥刺刀刺。未到不惑之龄的妈妈，前年获得父亲在日寇占领马尼拉时惨遭杀害，迄今仍痛心疾首。眼下儿子又要离乡背井飘泊异域，那年那月才能团聚于一堂啊！

我被保长列入“抽壮丁”黑名单的，只能在寂静的黎明悄悄地出走，只能含泪忍哀告别生我育我的世界上最亲的人！记得当时我凭借两株枝繁叶茂的番石榴树的掩护，站在距离家宅百余米的“新店头”（厦泉公路的小站）附近，依稀看到倚门饮泣的亲娘，瞥了几眼那耸立村中的奇石突兀古林参天的龙头岩，便疾奔上刚来的公交汽车，向安海港口驶去……

詎料同慈母故乡这一告别，竟是七年之后再相逢。分手的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的大悲与大喜：唐宁街十号统治下的马来亚殖民当局，完全撕破了“自由、博爱、民

主、法治”的遮羞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拘禁于同纳粹毫无二致的怡保集中营；新生的祖国在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紧要关头，念念不忘在异国他乡受苦蒙难的同胞，租赁挪威籍的轮船，将包括我在内的六百九十三名的难侨营救出那黑暗血腥的人间地狱；人民政府治愈我在牢房里患下的顽疾，并送我到著名教育家吴玉章领导的高等学府读书，成为新店乡“补行”家族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大学生。

一九五四年七月下旬，满怀毕业考试门门“五分”（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成绩优异的豪情，从北京回故乡探亲。当从福州下火车转乘汽车到闽南名城泉州（晋江行署所在地）时，解放后的新气象新风尚，让我感慨万千！昔日涂山街头、南门兜等处成群结队的“乞食”消踪灭迹了；聚宝街一带的“故衣”摊（妈妈也曾在此廉价变卖她结婚时娘家陪送的爱不释手的绸缎衣裳，供我交学杂费）、旧货店也完成“历史使命”了；兵痞、流氓、地头蛇哄骗抢占进城乡下人财物的暴行被粉碎了……。特别是抗战期间炸毁的顺济桥已经旧貌换新颜：钢筋水泥筑成的平坦宽阔的桥面上车水马龙人来客往，一片繁忙兴旺的景象。

我扶着桥栏伫立良久，凝视那由东溪、西溪汇成的晋江，碧波荡漾流泄东海。从天荒地老的远古以来，这哺育晋江儿女的母亲河啊！无论是夏季汹涌澎湃的洪涛，还是秋日温顺平和的清流，都饱含着晋江父老兄弟姐妹甜酸苦辣的因子，都蕴藏着飘泊异国他乡的晋江人悲欢离合的情愫。换了新天的晋江之水，更多是闪耀着愉快温馨的波光，包括我——来自新、马归侨的欢欣赞美。

解放初期，国力待复；板门店谈判刚达成协议，朝鲜战火甫告熄灭。我的故乡新店外貌虽未剧变。但鱼肉村民、欺男霸女、血债如山、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已经伏法；土改后的庄稼人有了地、有了牲畜农具而欢天喜地；弱房“补行”不但出现了首个名校

的大学毕业生，而且好几位年轻人成了村农会当家人、晋江县委和县委政府的干部，颇有“光宗耀祖”、政治上翻身之感。年逾八秩的奶奶、垂暮的伯母和妈妈均露扬眉吐气的笑靥。长辈们怎能忘却旧社会本是“陇西李氏”同根生的“强房”相煎何太急呢！然而她们是自幼被“三从四德”旧礼教浸泡过的善良的农村妇女，丝毫没有“秋后算账”的意念。反而时有“以怨报德”之举。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一九七八年十月，我乘为工厂采购防暑降温茶叶之机，携带在沈阳去世的母亲骨灰返故乡埋葬。此时，祖母已驾鹤西归，享年九十有五；律姑、看姑也相继于潘湖村、亭店村去世，只有古稀之年的伯母独守祖宅“三间张仔”了。记得当年我从关东重镇沈阳启程，经京师、鹰潭、厦门几度转乘火车、汽车抵达新店头时，已是初夏的傍晚了。我遥望梦牵魂绕的龙头岩——那横亘于顶街、下街之间的标志物不见了，终年屹立莲池头的百余年的老榕树失踪了，塔山宫旁十多米高的镇妖降魔的石塔也不知去向了……。我满腹狐疑：走错路呢？这是再度分别四分之一世纪的故乡吗？但是，公路旁放牛的牧童铁板钉钉般地说，这是新店，并揶揄我：“嘻嘻！自己说是新店人，连新店都不认识，怪！怪！”

终于捧着年方五十五就故去的慈母骨灰匣走近家门，我又踟蹰不前了：屋脊上稀疏的杂草顶替了生机盎然的翠绿仙人掌，门楼上常年攀缘的何首乌让位于麻雀窝，厚实黑漆大门也是千疮百孔，天井的地砖更是瘢痕陆离。这是祖宅老屋吗？“三间张仔”虽是非侨祖父建造的，但在马尼拉当店员的爸爸被南进的日寇杀害前曾汇款修葺过；一九五二年香港学文书店出版拙作《山芭散记》（散文集），我将那笔不菲的稿酬用于再度缮补。当然谈不上固若金汤，却足以避台风防淫雨也。而今，为何如此衰败啊？简直是面目全非！然而迎出门来的的确确是悲喜交集的伯母；将骨灰盒挡在门外并直接送到村西的祖坟地安葬，让阿妈魂归故

里的是銮野叔(祖父李汪祯好友李增墙的长子)。

当晚,满天繁星,夜来花香阵阵,几位来往密切的“补行”亲堂来看我。他(她)们悄悄地告诉远方归来的游子: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用土高炉炼钢铁,砍光了榕树当焦炭用,连我家两口几十年的硕大饭锅也被征调走,同它的难兄难弟一道化为废铁砣了,伯母迄今仍耿耿于怀。为大兴土木,兴修一系列“好看不中用无实效”的水利工程,公社和大队领头人冒着生命危险,将龙头岩上或屹立或俯卧的巨石群炸开,打成一方方石材修库渠、筑道槽。至于那座古塔,我到顶街雁山小学念书每天必定途经其身旁的神秘兮兮之建筑物,文革时被“三忠于”、“四无限”的红卫兵们砸得粉身碎骨了。……这次回乡,仅停留两昼夜,便满怀凄惘之情与孤苦伶仃的伯母告别了,詎料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

第三次归故里,已是一九九八年的艳阳天季节。那是应邀参加在晋江市召开的“中国侨乡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前几天回乡,拜候下福村三姑母和泉州市田安路的四姑母,两位老人家是我在老家唯有的血缘嫡亲了。然而,家乡的沧桑巨变,完全扫除我的寂寞孤独之感。结拜兄弟、晋江市退休干部忠义君当向导,领我环游新店村及其周遭,令“少小离家老大归”之人万分激动:母校雁山小学已在塔山宫畔新建现代化新校舍,侨居菲律宾、新加坡的乡亲慨解义囊捐资盖起宽敞明亮的三层教学大楼和达到国际标准的幼稚园。数百名师生肃立于平坦的操场上,正引吭高唱创作于一九三六年的校歌:“雁山小学精神好, /改革旧化迎新潮。 /同学志气高, /努力求学不辞劳。 /这里是咱村, /这里是乐园。 /启蒙明志在我校, /发扬光大在吾曹。”这嘹亮熟悉的歌声,把我带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尘封的岁月,仿佛我也是穿着“童子军服”的小学生,站在举行周会的队列中按例唱校歌。

无论是顶街、下街、坑上、坑下和后山坡,昔时风雨飘摇的土

坯屋，已让位于今日的高楼华厦小别墅。晴天一身土雨季双腿泥的狭窄村道，已被笔直宽阔平坦的石板路所代替。新店头南北两翼，如雨后春笋出现了许多乡亲们兴办的服装、鞋靴等乡镇企业，尤其是村西北叫“高山”那片土丘地，解放前是荒冢累累的坟场，记得炎热的夏夜，站在无遮拦的高处北望，能见那里闪烁一束束磷光，随风摇曳，明灭不定。大人说是“鬼火”，童少无知的我吓得毛骨悚然。读中学从泉州城回家时，若是黄昏薄暮了，就不敢抄捷径过“高山”，宁可绕远走沙土飞扬的公路。而今，“高山”的坟堆已迁往他处，民营的工厂星罗棋布其上。白天商贾云集车水马龙；夜间灯火辉煌机声轰隆，已是名副其实的新兴小镇，它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远远超过其母体——新店村了。

晋江市政府所在地青阳镇，旧社会叫“五店市”，距新店不过三、四公里罢了。早年可能只有五片小店，零售邻近村屯农民最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故起此名也。伯母的娘家在赤西村，离“五店市”堪称一箭之遥，小学放寒暑假时，我常跟爱我如己出的大娘去那里。记得当时已有香味四溢的菜馆、搭帆布篷的海鲜摊、来自瓷灶的陶瓷器皿档，还有我印象最深的“源和堂”，它自产自销的深受东南亚华侨青睐的蜜饯，真让人口涎欲滴，偶而伯母买点给我品尝，我定会眉开眼笑。那年月虽非五家店铺了，不过天一过午，市场就萧条冷落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青阳镇，其发展速度“一日千里”不算过誉；它的外貌与素质的变化，以“天翻地覆”作比喻是非常贴切的。请看吧！它商店林立，百业兴旺，大街小巷，人流如潮。曙色初露，市声即起，三更已过，宾客不绝。比泉州市中山路毫不逊色，堪称是闽南的“不夜镇”。但千万别误认为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销魂窟”、“奢靡宫”。

身居晋江宾馆，窗明几净，环境幽雅，饭菜可口，服务周到。但初来乍到，难以入眠，索性外出观察夜景。穿过灯火璀灿熙来

攘往的街场，步入民居区。龙眼、木棉、相思树、白木兰等亚热带乔木掩映下的住宅，有闽南传统的起脊翘檐的红砖厝，有南洋群岛风格的小楼，也有少数火柴盒式的多层公寓。在朦胧夜色里，时有古老而极富魅力的南音从住家的窗棂传出，侧耳倾听，似乎是久违的《木莲救母》中的乐曲。回忆少儿时非常迷恋傀儡（提线木偶）连续演出六、七天的这出神话故事。走近一个奇花异草围绕的庭院，发觉有数人组成的小乐队。在洞箫、笛子、琵琶、单弦合奏的迷人丝竹声中，一位妙龄女子的纤细玉指握曲板边打拍子边唱《陈三五娘》南曲，有如天籁之音，令人陶醉。此刻，我想起白天擅长写诗作词的叶海山君曾简要介绍了市文化馆、影剧院、梨园戏、高甲团等，又带我去文联、作协会晤晋江市的文学艺术界名人。使我感悟到改革开放后的晋江人，不仅以“敢拼才会赢”的硬骨头精神和善于经营理财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名扬海内外物质财富，而且继承和发扬深厚凝重的闽南传统文化。

谁说晋江人只能做买卖挣大钱，办工厂创名牌呢？人口超百万的晋江市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教育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哪行哪业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从已出版的三辑共十六卷《晋江文化丛书》就名不虚传、可见一斑了。

祝愿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并重的故乡晋江市开拓创新永无止境！祝愿发扬优秀传统缔造现代文明的晋江人勇往直前再创奇迹！

2005年10月1日急就于沈阳市